



品味

春游桃花谷

□兰巧花

春光旖旎，空气中弥漫着清新的花香，好想到野外欣赏大自然的美景。周末闲暇，朋友们相约去看桃花。“向阳花木易为春”，这个时节桃花开得正盛，那就去山中看桃花吧！

车子沿着宽敞平坦的柏油大道一路向北，在山脚下的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穿梭而过，一个急转弯便驶入进山之路。山口较窄，两边山势绵延起伏，路崎岖不平，坐在车里颠簸摇晃。只见两边山坡上盛开的桃花一片片、一簇簇，那撩人的粉色桃花，烂漫绽放，无比惊艳，真有“桃花如雪春意闹”之感。而与桃花交相辉映的太阳能光伏板排列整齐，像璀璨的明星熠熠闪光，又像雄鹰展翅在天空飞翔。

沿着蜿蜒陡峭的山路向上，车轮碾过碎石、砂砾发出声响，微风吹拂，不时飘来几瓣粉色的桃花，像飞舞的蝴蝶一般。转过几个急弯，车子只好停在山腰一块平地上。下车后正好可以近距离观赏桃花：红中透粉，粉中有白，娇艳欲滴，抚摸着薄纱似的花瓣，拥近鼻尖，轻轻触感，细腻光滑，一缕淡淡的清香让人陶醉。这里还可以近距离观察到太阳能光伏板，只见一排排光伏板因地势走向有序排列，一组组光伏发电装置都处于工作状态，发出“嗡嗡嗡”的响声，正源源不断地把光能转变为电能。站在这里，还可以居高临下地看到山谷里一个很大的砂石料场，一堆堆砂石在阳光下闪耀着彩色光晕。听朋友说这里的每座山都是青石的宝藏。青石可是一种环保且多用途的建筑材料！

我们继续步行盘旋而上，头上花瓣飞舞，脚下砂石作响。一边走一边用手抚摸着两边裸露的山石，青褐色山石巨大无比，看不到缝隙，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神奇力量。一直走到山顶，俯视脚下，桃花谷的景色尽收眼底，原来整个山谷早已春风染醉，层层叠叠的桃花点缀着褐色的山野，从山谷到山顶像是披上节日的盛装。再看周围，山峦跌宕，连绵起伏，景象壮观；桃花盛开，芳香四溢，仿佛置身仙境，花枝在微风中摇曳，好像在挥手欢迎我们的到来。

伫立山顶，视野开阔，登高望远，俯仰之间，顿感景色十分独特，心情豁然开朗。极目远眺，可以遥望巍巍矗立的华夏“粒食之源”——稷王山，可以眺望静静流淌的三晋“母亲河”——汾河，可以俯瞰默默守望的“万株千年”古树群——国家板枣公园，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高楼鳞次栉比，可以饱览后稷大地的无限风光。近看眼前，那一片片厂房整齐划一，

坐落在山脚下的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桃花谷里桃花艳，桃花游人山水间。山谷里不仅有花，还有溪流，返回途中听到了山谷深处隐约传来溪流的清响。循声探寻，看到断断续续的溪水由高往低流淌在干涸的谷底，真有“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感觉，再看那沟壑纵横、高低起伏的谷底，应是山洪冲刷过的痕迹。虽然如此，但在人迹稀少的荒凉的大山中有花有水已经是令人万分欣喜了。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桃花作为春天的使者，在春天是最迷人的花之一，桃花谷一游，不虚此行。既欣赏了绚烂的桃花，也领略到大山的春韵，更感受到大地春意盎然。桃花谷恰是一幅春之山水风景画，与充满生机的稷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连成一片，在山脚下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装扮着欣欣向荣的后稷大地。

家乡稷山，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文化厚重，山水风景独特，是一个古老而又焕发着时代生机的地方，有着独特的风韵和气质。山有山的壮美，水有水的灵动，食有食的特色，行有行的新奇。看不够的家乡风景，尝不够的家乡美食。行走在家乡的土地上，融入她的怀抱，总是令人流连忘返，心生欢喜！

情思

□李红斌

清明时节，惠风和畅，景色明艳。我怀着崇敬、思念的心情，带着鲜花与供品回老家西王祭祀祖父母，寄托哀思。沿途垂柳吐翠，麦田绿油。桃花、梨花、油菜花竞相绽放。白如雪，粉如霞，黄如金，娇艳多姿、令人陶醉。

我都要回西王给祖父母扫墓，50多年从未间断。我生于斯、长于斯。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我的记忆和情感。方言土语、风土人情，令我终生难忘。这里是我的根脉，也是我先祖的安息之地，和我骨肉相连，割舍不断。

祖父母的墓地位于一大片桃树林中，桃花灿若云霞，空气中弥漫着淡雅的清香，不远处黄渠水悠扬轻

快。为保护生态环境，多年来我一直坚持鲜花祭祀，树立文明新风尚，我想祖父母在天之灵也会欣然接受吧。

一冢黄土，阴阳两隔，睹物思亲，忍不住泪眼潸然。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如影历历，时隔数年，依稀可忆。祖父母勤劳善良，忠实厚道，注重家风家教，生活简朴平实，是两位令人敬重的长者，深受乡邻敬仰，是我们后辈的榜样。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感悟

□王建文

谁能想到，3月27日，山上居然下起了雪。此刻，我站在陈家山鹰嘴崖的风口，警服下摆被吕梁余脉的罡风掀起，露出硬邦邦的裤脚。春分已过，这晋南的山巅却仍飘着细碎的雪粒，在正午的天光里折射出冷冽的银芒。天气预报显示：大降温三天。

脚下的防火巡查步道像条褪色的红绸带，蜿蜒在稷山与乡宁交界处的马尾松林里。林业局老周沙哑的声音还在耳畔：“诺，就山下那个十几座房子的庄头村，一个老太太前几个烧荒把自个……”他的话被山风撕成碎片，混着雪粒扑在防护面罩上沙沙作响。我回头看向墙上的标语：“山火不留情，巡山要走心。”

雪粒子打在面罩上的声响，恍若时光在我耳畔私语。陈家山的树林里藏着21年的记忆：5年前清明时在老虎嘴救下的驴友，冻得发紫的手里攥着块稷山饼子；去年清明节前随李

巡山防火记

老汉一起去龙王庙，檐角铁马还在风雪中叮当作响；此刻腰间的桃木符微微发烫，那是迷路少年塞给我的平安符。

转过十八盘的弯道，古松枝头悬着褪色的经幡。这让我想起黄花峪东头的山神庙，去年清明节前，我曾在那里劝阻村民焚烧纸钱。

走出松林，山风吹得脚步踉跄，保温杯里的水冰得牙疼，恍惚看见西南方山坳腾起青烟，心跳陡然加快，却见那烟柱扶摇直上，在雪幕中幻化成佝偻的身影——像极了老太太在自家地头躬身点火的模样。每年清明节前夕，每位执勤民警都神经紧绷，下山时经过陵园，供奉的苹果冻得硬邦邦的，表皮结着霜花，像凝固的泪。山风掠过碑林，仿佛在诉说着世间的思念。

暮色四合时回到驻地，值班室的电暖气因为故障罢工，放在上面的茶缸里的茶水也已结冰。侯建军队长打来电话，先是慰问，我笑着问：但是



呢？侯队长在电话里尴尬地笑笑说：“但是，这几天临近节日、风又大，所以……”

给电暖气重新接好电线，我翻开工作日志。钢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与远处松涛的呜咽应和着。忽然想起余秋雨在《抱愧山西》中写的：“山西商人的坦然从商，是中国文化人最陌生的领域。”我于是想，山西山里的这些农民呢？此刻这吕梁山深处的雪，这凛冽的风，这静默的岗哨，何尝不是另一种文化的苦旅？我们这些巡山民警，不正是用脚步丈量着文明与传统冲突的边界？

下班时，雪停了，防火警示碑在雪地里泛着冷光。我起身走到窗前，看见自己的影子投在结霜的玻璃上，与21年前那个年轻的身影重叠。原来有些路，注定要一个人走；有些责任，注定要扛一辈子。就像这漫山遍野的积雪，终将化作春泥，滋养来年的新绿——尽管有些生命，永远停留在了这个春寒料峭的时节。



忆祖母

□林智宏

故园三十八年前
祖母寿终离人间
一堆坟包分阴阳
从此相隔两重天
黄沙飞舞坟依旧
荒草萋萋半膝掩
夜来入梦常见您
醒来枕巾泪湿遍
唯有清明来上坟
焚香叩首哀语喃

自小就跟祖母睡
胜似重生父母般
左边尿湿倒右边
要么就把小褥垫
煤油灯下针引线
冬有棉衣夏有单
黎明即起烤裤衩
书包里面塞馍干
困难岁月农家寒

高粱玉米胃病犯
为了耕面育我身
赤日田间麦粒拣
一把小帚一小筛
汗水滴滴发凌乱
少年离家下盐池
祖母在家泪涟涟
盼星盼月盼我归
只求我在地身边

冬去春来年复年
我大地老岁月换
那年我已二十四
婚事未定地难眠
花烛之喜终等来
婚礼堂上泪满面
祖母去世七十三
我已结婚她心安
如今已过几十年
祖母音容脑刻板
清明快到倍思亲
坟头再把祖母念

清明雨

□袁有生

清明细雨
滴滴答答
敲打着心灵上的忧伤
缅怀英烈
血染疆场
怎敢忘记初心
吾辈奋发图强
今日幸福安康
风展红旗高高飘扬

清明烟雨
淅淅沥沥
勾起游子柔情的想念
跪拜在
爷爷奶奶的坟前

遍地的油菜花儿
蝶飞蜂舞
耕读传家
德孝勤俭
怎能忘记那
饭桌上的教养

清明润雨
叮叮咚咚
浇灌着绿油油的麦苗
竞相生长
桃花红杏花白
一草一木
情动芳香
故乡的山
故乡的水
您是我永久的眷恋

挡不住的念想

□韩喜申

青山依旧旧花正开
又是一年清明
冢前祭祖
挡不住的念想

阴阳默思父母恩
两眼泪汪汪
父母在家就在
双亲远去屋凄凉

那年离家上中学

母亲灶前烙饼忙
那年工作去外地
母亲难舍送远方

困惑迷茫时
父母教诲有力量
病痛难忍时
母亲医院前后忙

白驹过隙人易老
岁月风霜度夕阳
一生勤劳度时光
功德永远记心上

